

中

國

傳

奇

白

蛇

傳



編著者：本社編輯部
主編：姜濤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人：鄭惠文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665號

經銷處：明道書局

地址：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

電話：八三六八三一五・八三一八五〇一

郵撥：13295140 明道書局

中華民國79年10月2版

精裝32冊定價128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傳奇

目錄

前言		一
一、清明時節雨紛紛		七
二、美滿姻緣		二〇
三、夜遊西湖		三五
四、辭工學醫		四六
五、手到病除		五八
六、將老道解往雲南		六九
七、這話我不相信		八二
八、端午驚變		九四
九、崑崙盜草		〇四

一〇、不相干的化緣和尚.....	一一六
一一、白素貞先禮後兵.....	一二六
一二、築堤水鬥.....	一三七
一三、斷橋相遇.....	一五二
一四、添上一個孩兒.....	一六五
一五、盡歡而散.....	一七七
一六、合鉢.....	一八八
一七、哭塔.....	一九八
一八、白素貞出來了.....	二〇九

前言

當我寫「梁山伯與祝英台」和「秋江」之時，許多朋友都問我，爲什麼不寫「白蛇傳」？我說，要寫的，但搜羅的書，自覺還不够全，稍微等待一下吧！

今年二三月，朋友的書，慢慢寄來，其中比較圓滿的，是方成培（仰松）的「雷峯塔傳奇」、馮夢龍的「警世通言」、墨浪子的「西湖佳話」，和陳遇乾的「義妖傳」，此外還有許多劇本。其中有不曾得着的，有黃圖珌（容之）的「雷峯塔傳奇」，以及陳嘉言父女之改定本。不過，黃本印的不多，陳本僅僅有傳鈔，所以我得的書，比較上是可以相當滿足了。

方本出在清朝乾隆三十七年，黃本出在乾隆三年，兩書出版，相隔共有三十四年。黃本共計三十二齣，方本呢，改編爲三十四齣。經過許多人看過，都說是方本爲佳。所以後來扮演，都是根據方本。

至於「義妖傳」方面，共有若干部。我所得着的一部，是蘇州出版。其唱詞，相當通俗，對白，却完全是蘇州話，而且錯字很多，外省人不易懂。書是道光三年出版，距黃方本子，也有八十年和五十年了。拿這三本書一比，自然方本的好處比較多。譬如說，盜庫一場吧

，黃本敘許仙到官，發配蘇州，方本就改掉了，寫許仙是逃往蘇州。又譬如龜精盜巾，白氏命許仙穿戴起來，黃本對此，還寫有兩齣之多，方本可就刪了，這就覺得方本略近情理。不過，白氏在箱中取出八寶明珠巾，仍舊是蕭太師故物，讓許氏穿戴。這在虎阜遊覽，被捕快識破送官，發配鎮江，這還不能打破舊戲的套子。你想，一個聰明的白氏，還能夠不知道官銀有官府鈐印，太師的舊物也非平民所能穿戴嗎？

至於小青的故事，說法共有兩種：一、小青原是青魚精，也有千年道行，鬥法不過，所以婢事白蛇。這種說法，自說部〔警世通言〕（明末），一直到〔西湖佳話〕（清朝乾隆）都沒有改。二、小青是青蛇，由方本〔雷峯塔〕說起，一直到現在，也約有三百年了。

這個神話的原始故事，比〔警世通言〕還要早，約發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間，〔清平山堂話本〕有〔西湖三塔記〕，這小說所記的故事，有地名官制名稱，和南宋一樣，當然，這是南宋的書無疑。至於所記的事，他說，臨安府（就是杭州）的少年奚宣贊，救了一個失路的女子白卯奴，後來遇見了穿黑衣的老太太，和一個穿白衣的少婦。少婦就和姓奚的同居了半個月，幾乎要吃掉他，還是白卯奴救出，此後由道士收服了三妖，鎮在「三潭印月」下面。這三個妖怪，白卯奴是鷄精，黑衣老婦是鰲精，白衣少婦是白蛇精。自然，這個故事，當時是很粗糙的，但是可以看出〔白蛇傳〕是怎麼來的了。

在元朝時代，這故事似乎沒有著述。在明末時代，倒演過這種戲。這種曲詞，找到他的來源。那時候，山陰祁彪佳以藏書著名，他自己作有「曲品」說：「〔雷峯塔〕，陳六龍撰。相傳雷峯塔之建，鎮白娘子妖也。」只可惜，他在明亡殉國，這部曲詞也已失傳了。不過他兒子祁慶藏有藏書樓目錄，所以「雷峯塔」這個曲詞，才流傳下來。在這同時，馮夢龍的「警世通言」裏的「白娘子永鎮雷峯塔」，也出世了。我們推想到：這個白娘子的故事，那時盛行吳越民間吧？

總上所說，這話發生在南宋，盛傳在明末，至於盛傳地點，在吳越之間。後來清帝南行，很贊成這部戲，就盛行全國了。

這部戲的定型的白素貞是白蛇，是一個伶俐的女子，不過這裏還有妖形存在。小青是個青蛇精，定型是聰明、堅強，富於反抗性。許仙大概是個善良漢子，但是耳朵軟，尤易動搖。這讓後人來寫，白、青二人寫明確一點就够了。許仙却需要改造，試問，白素貞爲什麼看中了許仙？爲什麼爲許仙死而無怨？這裏面一定有個緣故存在，所以我在本書裏面，完全把許仙寫好。

白素貞等三個定型擬定好，這就要研究怎樣寫。許多書多半是從遊湖借傘寫起，下山收青等事，刪掉不寫，這個我很同意。下山收青，這和許仙故事，絲毫沒有關係。再寫就是定

情、小青盜庫這一層，我覺得白蛇要用銀子，那裏都可以弄到，何必弄些鈴印宛然的東西，所以我把它刪了。下面是蘇州開店，但是太突然了，我就添寫西湖夜話，而且伏下斷橋這一段，至於許仙向店裏辭工，寫老闖伙計的矛盾，也多一點。

至於許仙發配，白、青趕到蘇州，以至女店主勸合，那完全多餘，而且許、白的婚約，這樣一來，太不堅定，也一律刪掉。蘇州開店，當然生意很好，但施診一段，舊本子多半沒有。「義妖傳」上，只施放避瘟散。新本子也是有無各半，寫得也不少，我就加強寫了此段。驅逐道士一段，有人認為是釋、道之爭，我仔細看來，完全不像。我把它寫在端午前頭，才接上法海出來，這樣一來，法海說的妖，既不是突然而來，而且許仙對法海的話，絲毫不信，也更覺許仙可愛。端陽驚變，白氏現出原形，我改爲暗寫。好在讀書的人，一定明白。求草一段，與新舊本子，沒有什麼分別，但寫到最後一段，許仙爲盜草感動，似乎更生動些。第二次發配，我當然不寫，寫了法海將許仙騙了去。哭塔、倒塔兩段，哭塔田本寫的是許士林，我寫的是許仙。倒塔日子也寫得更長一點，許家只略帶了一筆，因爲這是一個悲劇，雖然已救出來了，但仍不失它的悲劇成份。

這樣寫法，是否合乎讀者的口味，我不得而知，但是「白蛇傳」是往更好的路上寫，這個原則似乎還沒有弄錯。還有小青出走，另謀配偶，像陳本「義妖傳」所寫。似乎無此必要

，當然不寫。

總而言之句話，「白蛇傳」完全在摸索中，讀者若能指引我一條正路，是筆者十分歡喜的。

一、清明時節雨紛紛

清明時節，江南雨多，看看萬里無雲，麗日中天。待一會兒，黑雲四起，嘩啦啦下起傾盆大雨來。所以走遠路的人，總帶着一把傘，以備不時之需。這時正是清明時節，早上起來，一點雲也沒有，那臨空的太陽，晒着大地，一片金黃色，太陽正晒着一個天井，上首一排房屋，這時正出來一個少年，頭上皂色幘頭，身穿藍衣，右手上提着金銀紙錠，還有鞭炮蠟燭，以及上墳用的東西，將一隻竹籃子盛着，也都由右手提着；左手帶了一把雨傘，扛在肩上。

他走在天井當中，便望着窗戶道：「各位先生少陪了。昨天已和賬房先生請了一天假，今天是清明佳節，到南山上父母的墳。來往路途遙遠，今天要到晚才能回來呢！店裏的事，諸公幫忙了。」

房裏有人答道：「許仙老弟，你既是請了一天假，放心去吧！店裏的事，自然我們代做，不勞叮囑。但是今天天氣很好，你何必還帶着一把傘？」

許仙道：「現在太陽剛出來，也許下午要變天，那裏能料呢？帶着一把傘的好。再說，

江南天氣，近來非常的熱，中午時候，太陽晒得頗難受。帶着一把傘，走起路來遮遮陰，也是好的。」

房裏人道：「這倒說得是。你放心去吧！」

許仙於是邁步走出店門，兩個小徒弟，正忙着收拾店房裏的東西。大街之上，鋪面也剛下了鋪門。走過幾條街，到了清波門外。這是一個面臨西湖的碼頭，一排彎了十幾隻船，外號叫瓜皮艇子，其長也不過兩三丈。其中有一隻船，船中間四根柱子撐起來，掛了船篷，下面已經坐滿了人，這正是搭客過湖的。

許仙下了碼頭，踏上這隻船，在各位互相移讓之下，騰出了一個座位在板子上坐下。許仙平常在藥店當夥計，難得到城外來賞玩賞玩。今天一早到城外來，只覺三面是山，包圍了這個西湖，擋住杭州城外一陣囂雜之氣。蘇堤、白堤兩條楊柳樹的人行路，橫插在湖心，由近及遠，慢慢的將那兩行樹木，引到山腳邊上。兩行高山覺得像把椅子靠手，遠遠的伸來，要把這杭州城抱住。西湖的水，原來是碧清的，遠近照着山峯，倒映在水裏，格外好看。

許仙讚美一聲道：「這山水真是美麗，城裏人終日忙着柴米油鹽雜事，沒有工夫來領略，未免可惜。」

那同座的人道：「你抽點工夫，三五天來玩一趟，也就是了。三五天抽點小工夫，總是

有的啊！」

許仙說是，連忙點頭。一會兒小船已開，眼見得兩旁樹木，以至於樓臺亭閣，慢慢移動。許仙心想，西湖的景致很好。今天上墳回城，提早一點，若回到西湖還早，賞玩半天再回城，有何不可。

許仙有了這番心事，果然上墳回來很早，到達湖邊，還只是申時分。自己今天沒有事，先找了一個小茶館，泡上一碗茶，歇歇腿。然後帶那把雨傘，順着人行路，慢慢行走。

這西湖在春秋兩季，本來就人多，加上今天是清明佳節，更是遊人如織。這行人陣裏，有騎馬的，有坐小轎的，有步行的，絡繹不絕。許仙是一個人，獨自行走，來到西泠橋頭，只見一帶柳樹，抱住一灣湖角。湖角上正有一道石橋，通達孤山。

許仙正想過橋，忽然東風一捲，柳樹枝子分開。却見那樹下，並排站立兩位姑娘。一位約莫十八九歲，身上穿著白綾子衫子，下繫白綾裙。但衣服裏有紅色衣服襯托着。一位十六七歲，穿了一身青，青衫子青裙子。看那樣子，在指點行人。許仙是個忠厚少年，低頭便走。

却見那白衣服的娘子，忽然對天上指了兩指。說也奇怪，剛剛過橋，忽然烏雲陡起，也不知從那裏飛來。一會兒工夫，越來越大，就見黑雲遮蓋頭頂，一點日兒都沒有了。許仙抬

頭看看天的四周，雲差不多低過了南北高峯。遠近的樹葉，被風吹得唆唆發響；身上衣服也被風吹得飄蕩起來。哎喲！馬上就有暴風雨來了，找個躲雨地方才好。於是加緊腳步，沿着湖邊一直的走。

但是今天的風暴，非常奇怪，說來就來，一陣雨點，由身後吹來，猶如獵狗捕食一般，人隨了這陣大雨，向前亂跑幾步，概不由己。那些遊山玩水的人，更是紛紛一陣亂跑。許仙趕快撐起傘來，趁了有樹的地方，隨了樹蔭急走。

樹林子外邊，便是西湖。這時西湖被一陣大雨所沖擊，湖上起了一陣青烟。天上落下來雨，一根比着一根緊，更像扯掛麥似的擋住，對湖裏是什麼風景，已經被遮得看不清楚，只有一團黑影。許仙雖被大雨沖擊得快站不住，可是這番景致，也引起莫大的興趣。

那些逃跑的遊客，有的樹底下躲雨，有的也紛紛搭船。許仙也想到有船可搭，搭一條船走吧，這雨來勢頗兇，也許今天下午，不會停哩！正這樣想，柳樹下一個穿蓑衣的人，忽然撐出一條小船來。

許仙看到，大喜，便把傘撐高一點，叫道：「船老闆，你船搭客不搭客？」

那船老闆在他那船後艙慢慢的推槳，答道：「搭客的，但是要給幾個錢。」

許仙道：「那是自然，這樣大的雨，不多給幾個錢，你不會家裏躲雨，免得一身濕嗎？」

我包你這條船到清波門，你要多少錢？」

船老闆道：「那我要一百文。」

許仙道：「那太多了。少了你也不會肯的，給你七十文如何？」

船老闆道：「好的，你也相當痛快，搭你這個客人。」

說着，他就在後艙上把一隻槳搖了幾搖，船就緩緩的向岸上靠攏。等船頭伸到岸上，許仙就一躍上了船。他自己還撐着傘，就站在船頭上把傘收了，然後牽衣下艙。傘就放在船頭上。

原來這瓜皮小艇，中間雖然有一個艙，其實小如床大，艙裏橫攔兩三條板子，就當了艙位。許仙下得艙來，就在第一條板子上坐下。

許仙道：「船老闆，你就開船吧！船是我包的，船上自不能搭客啊！」

船老闆道：「那是自然。」

說着，他扶着槳，正待要搖。

忽然柳樹下有人叫道：「船家船家！」

船老闆看去，是兩位女客人。一穿白，一穿青。被大雨所趕，就躲在這柳樹底下。這柳樹倒也有兩個人抱不攏的樹身，兩個人勉強可躲。

船老闆道：「女客，這船不搭客了。」

一個穿青衣服的女客道：「這樣大的暴風雨，前後都沒有船了，要搭也搭不到啊！今幸你這船來了，道正是天賜其便啦。你看我們兩個女孩兒們，這一身濕透，也行個方便搭載搭載吧！」

船老闆道：「也怕不願路啊！我們是到清波門的，你道女客，要上那兒？」

穿青衣服的道：「我們也是到清波門去呀！」

許仙雖坐在艙裏，那瓜皮艇子，搭蓋的便是涼篷，四周並無遮蓋，岸上來人，正是看得清清楚楚。看看那兩個女子，正是剛才在西泠橋畔所遇到的女郎；不想她也是沒帶雨具，被風雨所趕欲走無路的人。便道：「船家，你就把船靠攏，搭載這個女客吧！女客說話，怪可憐的。」

船老闆道：「好的，可是這兩位女客若出船錢，客官不能扣我的。」

許仙笑道：「你太小器了。女客若出船錢，我豈能扣你的船錢？」

船老闆道：「女客，客官答應了，你上船吧！」

說着，把船慢慢向岸上靠攏，船頭直伸到柳樹身邊。

許仙道：「船家，我這裏有雨傘一把，遞給那位娘子，船艙到柳樹底下，還有一截路，

這大的雨！恐怕雨打濕衣服，撐傘上船會好一點。」

那個穿青衣衣服的女子聽說，望望穿白衣服的女子。穿白衣服的女子道：「多謝，不用。」

那穿青衣衣服的女子，聽她這樣說，就用腳一跳，跳上了船。她站在船頭上用一手一拉，那個穿白衣服的女子牽着她的手一跳，也上了船。

這時，那天上的雨，正似瓢倒，兩人擠到艙口，站又不是，出去避開一點，又讓雨水淋着，簡直不知道怎麼好。

許仙道：「二位姑娘，不必為難。這裏有木板兩條，儘管坐下。鄙人有傘，到船頭上去撐着無妨。」

穿白衣服的道：「那太不敢當！」

穿青衣衣服的道：「這裏兩條板子，我和大姐坐一條，相公坐一條，這就行了。」說着，兩個人下了艙。

許仙站起來道：「這艙位太小，擠在一處，恐怕二位姑娘有些不便。」

穿青衣衣服的道：「行船走馬，遇着就是一家。那裏講得許多便與不便。」

穿白衣服的道：「是的，那裏講得許多便與不便。剛才在樹下遇雨，不是這隻船來了，